

边看边聊

今年4月23日，是中国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这不由使我回忆起60年前从大学生运动员成为一名海军选手参加运动会的往事。

为庆祝新中国10周年华诞，解放军总政部宣告1959年5月举行第二届全军运动会，选拔军内优秀运动员组团参加1959年秋召开的首届全运会，各军兵种迅速行动起来。海军决定由东海舰队在上海承办海军运动会。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遂向上海市体委主任杜前“求救”，舰队女兵少，女运动员更稀缺，要求支援。他俩是山东老乡，彼此熟悉，杜主任表态：地方支援部队是革命老传统，一定支持。

在1958年秋天举行的上海市运动会田径比赛中，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的我获得女子跳远银牌，入选了上海市田径集训队。当时，田径、游泳等几个项目的集训放在桂林路上的上海师范学院，训练了1个多月后，有一天，游泳队的孙晓鲁悄悄问我，想不想去东海舰队参加比赛。我正苦于整天专项训练太枯燥，便一口答应。没过多久一个晚上，我匆匆带上毛巾、牙刷、牙膏和一双钉鞋，连泡在脸盆里的脏衣服也没捞出来，就随东海舰队田径队的高队长来到水电路上一间大的宿舍，一位女队员指引我到铺位，只见双层床上放满了“军用物资”，从内衣到单、棉军装，棉大衣，还有解放鞋、袜子，运动服也是内外齐备。第二天早餐列队时，高队长把我介绍给大家，迎来一片掌声。田径比赛进行了两天，我不负众望，取得跳高、跳远和100米三项冠

军。海军运动会举行两周，田径比赛最先开始，所以后面几天我就在军营里到处“晃悠”，经历了不少趣事。东海舰队司令部占地颇广，文体设施齐全，不但有标准的田径场、游泳馆、室内体育馆，还有大剧场、大会议厅。有一天，体育馆正在举行拳击比赛，陶勇司令员也在。只见一位拳击手一拳打在对手脸部，鼻梁骨被打断，鼻血大量涌出，现场一片惊叫声。陶司令马上举手叫停比赛。事后，我们听说，陶司令当天就亲笔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述说拳击比赛太不人道，应该禁止。贺主任采纳了陶司令的建议，宣布停止拳击比赛，这一禁就是二三十年。幸好拳击界的元老们没有消沉，一解禁就培养出了邹市明等奥运冠军。

陶司令兴趣广泛，爱跳交谊舞，也爱打乒乓。有一次偶尔和他交手后，他便记住了我，因为我有些乒乓基础，又与他真刀真枪地干，不像有些人与司令员打球会手下留情，我是该抽就抽，该吊就吊，陶司令反而喜欢这样的对手。记得最后一次与陶司令交手，直打得他内衣湿透，他放下乒乓板说，我回去换身衣服，晚上请你们看演出。

因为我在海军运动会上有出色表现，所以顺理成章加入了海军田径集训队，参加了第二届全军运动会。我参加女子跳远比赛的沙坑正巧在主席台下方，所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了朱德、贺龙等众多首长。那天我不仅拿到了冠军、打破了全军纪录，还被选入解放军代表队参加了首届全运会。这样我在海军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军旅生涯炼成了我的身心，受益至今。

有人讲究吃穿，有人讲究住行，都可以理解；不过，有的人在工作上特讲究，似乎更值得称道。

有次乘出租车，坐上副驾驶座，觉得视野特清爽，除了前挡玻璃角上的检验标志，全无他物。一开聊，师傅似乎知道我还会找什么，告知我他的营运证在我俩中间的隔断上。他说，因为副驾驶座前方是安全气囊，所以说该“清场”，包括计价器、营运证，都不应该装在这里。他和搭班向公司提过，没回音，就自己先做起来。我想，遇上个讲究司机了，很安心。

一家店的门边贴张A4纸，打印着“因家中有事，3月2日到7日回家办事，8日正式营业。”落款则是“煎饼老王”。这位老王，租用杂货店临街一角，早上7到9点变身小摊。煎饼讲究，又讲究起信用来，怕饿着了年轻老顾客们，于是“敬请周知”。

一天门铃响，开门是快递小哥。我看他右手拇指甲留那么长，心想你又不跳孔雀舞，也没人请你

讲究

演太后。但小哥的下一个动作令我释然，他用长指甲在盒子上“秒撕”下一联贴纸，把纸盒递给我，“再见，您哪。”后来我查看快递盒，发现他是从贴纸一角开撕的，那里有条斜切痕，是印刷贴纸时预先压好的。原来，长指甲和斜切痕，都是小哥和快递公司为了节约时间而使的高招。快递快送么，分秒必究。

这些敬业者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公交售票员的票板（暴露年龄了），上面有夹子夹着纸条车票订成的小本，车票编着号，撕下就得交钱。公家的票板用层压板或铝片做成，不好看，讲究的人就自制。见过一位大姐的票板，整个用几十条有机玻璃竖立镶嵌，五颜六色地交错，粘牢后刨平、打磨、抛光，又在日久天长的使用中磨亮（现在叫“盘”“包浆”）。难怪大姐扯票时，不少乘客都注视着这道彩虹。我干过模具钳工，知道这活可不易，夸她票板做得好。她说：“徒弟做的，做了两块，他一块我一块。”这舒心，这自豪。

当然，也有对工作不讲究的，干事让人哭笑不得

金”。好家伙，填个表就会入狱？对照表格上的英文，才知道中文翻译漏掉了“若不如实”几个字。这番不讲究，不说“吓到”，也着实逗笑了一众中国旅客。

也有瞎讲究的。还说快递盒吧，有次看到贴纸上还粘连着一水滴状的塑料片，尖角倾斜成刃，原来是快递公司“贴心”，让收件人拿来划开封口。这可就有点过度了。君不见，我们已经是“买斤核桃随把钳、送颗椰子放个开孔器”，更有每天数以千万计的一次性吸管、抛弃型眼镜、大过内容几十上百倍的包装，就不要再给每个快递盒配个开封工具了。如果是“收件人自备一把美工刀就得了呗。毕竟更需要讲究的，是我们大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地球。

八院的白衣天使们要来义诊这事，在朱泾镇大茫村流传得很久了。这一天可终于来到了！那是4月11日的下午，一辆中巴载着八院党委书记周建元教授等十位各科室权威，从徐汇的漕河泾启程七十多公里抵达了金山的这个全国文明村。

义诊活动的筹备涉及到八院党委和大茫村党总支两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牵线人的我自然也早早地来到了现场。我知道大茫村早就脱贫进入小康，宅基地上都建起了小楼；小楼前面

被称之为美丽一条埭（整洁而飘着春花花香的水泥小径），小楼后面是竹林、小桥、流水和金灿灿的油菜花。因为朱泾是千年古镇和曾经二百五十多年的金山县城，文教事业发达而学校质量有口皆碑，村民们完全没有子女入学的焦虑。唯独村民们的迫切需要的医疗服务是个短板，也就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病。以前古镇上当然有中医，但不经意间退出了生活。

我们当然都知道奋斗者是幸福的，但奋斗者也会老；大茫村奋斗脱贫奔小康的那一代村民明显就进入老龄社会了。所以，当周建元教授事先询问哪些科室更适合去给村民义诊时，大茫村党总支书记周秀良第一反应就是需要老年科。义诊现场，布置在村民汪金妹小楼的客厅里，果然一大群年长的村民早就在那里翘首以待。汪金妹63岁了，是她所在村民小组的妇女组长和队长、负责村民自治以及河道治理和垃圾分类。她客气地招呼着乡里乡亲，而她的小狗既礼貌又热情。小狗一身白色的卷毛，它的名字就叫小白；是汪金妹看电视、散步时的主要陪伴。村民们告诉我小白很有灵气，主人身体不舒服时也会着急不安；它似乎有点知道穿白大褂的是医生、是好人。很快，白衣天使们来了。我、汪金妹和小白把天使们引进宅基义诊室；小白还围着每一位天使转了一圈，摇摇尾巴表示友好！

不过，天使们没工夫搭理小白；他们和主人及村干部礼节性握手后旋即就投入了义诊。此时，我也是多余人；小白就陪我在埭上走走，它带我看了一新的河道，以及河道边健硕的蚕豆、冒尖的春笋还有口水井。过了好一阵子，有村民得到义诊后满面笑容地离开了；小白就招呼我在一个空闲的竹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我发现八院一共来了五个科室，即儿科、心内科、泌尿外科、呼吸内科和老年科。巧的是因为参加过卫生系统的先进表彰会，五年前我就认识了老年科主任（主任医师）陈锐。但她很低调，不曾和我交流，她的事迹来自患者口碑。

如在一次对一位年长患者的电话回访中，她发现患者说话较费力气、气急加重，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对曾经服务对象的了解，陈锐判断患者病情突变，为他及时联络了救护车，开启绿色通道组织抢救。当时经过数十小时的努力，这位患者终于脱离了鬼门关。事后老人感念她的救助，还特地作诗一首：“老汉乘舆将欲行，恍惚似闻疾步声，黄浦江水流千里，不及良医救治情。”类似口碑，则举不胜举。

此番，在这宅基义诊室的屋外，我和小白都发现陈锐是最忙碌的。好多老年村民问诊，最大的阿婆83岁了；胸闷、气短、背疼以及脚不利索……陈锐一方面诊断，一方面科普。她还建议村里应该给每一位年长者建立健康档案，以及展开远程医疗咨询服务，因为信息技术也发达了，可以和村医务室实现互动。陈锐还说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到农村义诊，以后也愿意再来大茫村继续为大家服务。

这一番恳切的话语，让村里的长者们感到女儿般的贴心。当然，小白是听不懂的。可是，当陈锐和同事们坐上中巴离开时，小白却在车后追了很久、很久……

宅基义诊室的小狗

王冷一



啤酒之都

慕尼黑盛产啤酒，人们称之为啤酒之都。蜚声世界的慕尼黑啤酒节，自1810年开办至今，年年彩旗飞扬，人声鼎沸。我去过两趟慕尼黑，都未赶上这个全城狂欢的啤酒节，倒是两次光顾德国最有名的慕尼黑皇家啤酒馆。

这个拥有花园的三层楼啤酒馆，坐落在繁华时尚的中央大街，四百多年前人们就在此开怀畅饮了。其间虽经风波，现如今馆内装饰，依然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或大杯喝啤酒，或大口吃烤蹄，看男女招待双手端送十几杯啤酒的绝技，听乐队演奏师一边喝着客人送的啤酒一边吹弹乐曲，还有酒意正浓的客人在有限的空间即兴起舞，整个啤酒馆是个欢乐的世界。德国人已把啤酒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也把它当作一种兴盛的产业。

慕尼黑还享有“欧洲建筑博览馆”的美誉，在老城区溜达时，随处可见各式各样老房子，哥特式、古罗马式、巴洛克式等古建筑比比皆是。那些坐在街道边、拱廊下休闲的人，大多喝着啤酒，这已成为慕尼黑黑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成为一道城市景观，这样的景观随处可见，时时映入我的镜头，尤其在夕阳斜照华灯初上时，更能体现出这座古老城市的厚重和地方色彩。

摄影

台北新生北路光华桥未拆之前，桥下的光华商场非常有名，因桥下分两层，走道不大，店铺分置左右，作长回字形，从入口入，绕一圈就回到原点。光华商场的兴盛，是因牯岭街（旧书街）行人道、排水道工程和拆除违建，58家旧书业者便迁移到此，自此光华商场成了旧书街的代名词，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常。

当我读大学时，光华商场上层已变成卖计算机、电子产品及零件商铺，卖二手书的已剩下地下一层，有些书摊还兼卖字画书信。我的第一封名人信札，就是在这儿山东人老吴（吴焕臻）店里买的。某天我进了20号摊老吴的店里，他突问我有没有收藏旧信札，便取出一封连实寄信封的信给我看，封上写“广州长堤大马路中国农工银行邝允征先生台启”，寄信人写“北平西四报子胡同十八号程御霜”，我看到“程御霜”三字，心头不觉激动起来，战战兢兢打开信封，眼睛毫不犹豫落在最后一行“程砚秋谨启”，果然是他，强烈隐藏着雀跃心情，一来一往议价后，归我收藏。

1932年元旦，程砚秋在收荀令香为徒当日宣布，更艳秋为砚秋，改字玉霜为御霜，说，“决定今后的改弦更张以督促自己进步”，并在1933年亲写“御霜”二字镌刻于泰山顶上以明志。

信上只书“九月廿七”，未写年款，信封上虽有两个邮戳，但是模糊看不清年月，幸好有一张中信版孙中山像面值高额邮票，1角改法币20000元，那是1948年4月1日由上海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以特制6号楷书及阿拉伯数字加边嵌对倒三花框加盖邮票，因此能断定这一封信就是在年从北平寄到广州。

而程砚秋从什锦花园6号迁入三进的四合院报子胡同18号后，便没有再搬过家，因为这是程氏第一间自购住宅，以后便成了程氏家族长居之所。后来即便买了董四墓的金家花园，也是城内随便住来居住。我有一册1936年若耶溪畔客亲笔记录当时各名伶的生平、师承、住宅和电话的本子，其中记程砚秋那年还住什锦花园，很难得的是记录了程家的电话：东局752号。

收信人邝允征，是广东中山人，1934年考入广东中山大学电气工程系，因杨

澄浦1932至1934年间曾南来广东，在中山大学授拳，所以邝氏得从杨澄浦学杨氏太极拳。邝允征毕业后任职中国农工银行，由于李石曾为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故因李石曾的关系，加上与程砚秋对中国武术同样醉心，程、邝两人遂有往还。

程砚秋儿子程永江曾记他父亲程砚秋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生酷爱武术”，故常访求武术名师，继有杜心武、高紫云、张寿亭、张绍彭、岳幻智，及经彭涵锋介绍传心学会学气功。

信云：“前承彭君涵锋介绍参加传心学会，年来会况萧条，彭君早已退会，杨君子余，亦不到会。弟亦学无进益，宣告退出。该会及师门对于坐功心法未有所得，无可奉告”，并且推荐了福保编的《静坐法精义》一书给邝允征，详告“广东东门底上街圣贤里，林记书棧及蒙学书局代售”。

彭涵锋是民国有名的相士，记其事最详的是一位在1926年到北平行医的日本医生矢原谦吉，因他医术高明、宅心仁厚，故交游甚广，如张善孖、陈半丁、吴昌硕、太虚法师等都与他为友。矢原说彭名乐韬，江湖气极淡，烈性直言，曾滞英三载，后买舟归国，谈相于平津京沪之间云云。“石曾先生来平，未谈及捐册，请勿提及，伊已公毕回沪矣。”这是指1948年7月15日，李石曾与林夫人由上海飞北平，参与筹备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9月9日参加北平研究院成立十九周年纪念及主持第二次开幕典礼，至12日离平返沪的事。

李、程交谊匪浅，1932年程砚秋能赴欧考察戏曲，实李石曾之大力促成：李石曾主持南京戏曲音乐院，以程砚秋为副院长，遂得随中国教育考察团访欧。故李石曾带新婚夫人林素珊到北平，李、程自然一见。奇怪的是在李石曾的年谱、程砚秋日记，都对他们这一次的会面不曾着墨。当时“未谈及捐册”外，还谈了一些什么？现在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程砚秋的一封信

叶国威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